

朱子學的





朱 子 學 的

丘 濬 編 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嚴

編輯者

丘

濬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學的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館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振

原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絕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莊丘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蒼萃先訓。昭示來茲。或原或委。若此其深切著明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豐蔀以制科之帖括。煢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烏乎。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與。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懵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摺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得。其道之行。至於化俗。其教之成。至於動衆。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轟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學的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重鋟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仲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序

瓊山丘文莊采文公朱先生之言。次之爲學的。授先生之九世孫訓導禎。禎之子經歷燔。受而藏之。乃請於婺令郭濂。因爲之梓。藏於家。歲久漶漫。版幾盡廢。燔之曾孫諸生崇沐。以鈔先生語類近思錄及全集。楚詞注家禮韓文考異諸書之暇。旁及於采先生言。若經濟文衡者。而并鈔是集。余因得以竊觀焉。善乎。丘文莊之言先生也。曰。學以聖人爲的。先生於中和位育推而言曰。此萬化之本原。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如射者之的。行者之家。然則由下學而上達。先生之的也。窺的在目。至的在力。中的在巧。夷以清爲的。尹以任爲的。惠以和爲的。孔以時爲的。而孟子皆目之曰聖人。先生之學。蓋以孔孟爲的者也。的在是。學在是。故夫析之有以極其精者。先生之所爲發矢。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者。先生之所爲中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吾道所爲一貫也。先生之學。不求直截。必由下學以至上達。其言近而可遵。恪而可據。株守於章句。固有所不爲。馳驟於玄虛。則有所不敢。理必折諸聖人。教必軌乎成法。博文約禮。循循先後。用力一原。收功百倍。而終之以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則先生之所爲終身軼率者。卽先生所爲萬世標的。欲學聖人。而不於先生成法是守。是猶不能決拾而欲舍矢如破也。不可幾矣。先生之學。未嘗顛勒一家。如楊王諸人。而散見於六經語孟庸學諸編。文莊準論語而集之。微情深意。見於跋述。其用心之勤。蓋以己之得於先生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聖人之學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則知學。知先生

之學。則知聖人。然則觀是編者。其亦有志穀之思也。夫時萬歷丙午歲冬月之吉。宗後學高安朱吾弼題。

蔡序

聖人可學而至。學者以聖人爲的。猶射者以正鵠爲的也。昔孟子以巧力諭智聖。而曰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明中之之難也。一日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蓋恐人情相諉於難。而教以操原作弓挾矢之道焉。漢唐以來。鮮知此意。至宋周子始言太極。言中正仁義。是示學者以的也。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告學者以中的之法也。迨朱子出。復推本此意。而神明之。以卓爾爲的。以禮文爲法。以一貫爲的。以忠恕爲法。凡威儀容貌之必肅。亦如射者進退周還之求合於禮也。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爲學之要。無以易此。亦如射者之內志正。外體直也。謂大學之道。莫先格物。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亦如射者之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也。用力若此。成功若彼。朱子之學。不誠中的矣乎。數百年後。有瓊山丘文莊先生。雅撫其言。分上下卷。以擬小學。總二十篇。以擬論語。上篇自下學。以至天德。由事以達理。而終之以章齋。所以紀朱子之生平言行。猶論語之有鄉黨也。下篇自上達。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終之以道統。所以紀濂洛關閩之學之所由來。猶論語之有堯曰也。則所謂的者。不旣彰彰較著。而所謂操原作弓挾矢之道者。不於茲焉具乎。學者有志聖人。舍下學而別求神智。何異射百步之外。舍穀率而別求巧力。無怪乎中的之難也。願與三復夫是編。

康熙己丑春正誼堂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鐸拜題

明史本傳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景泰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濬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纒纒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秩滿。進侍講。與修英宗實錄。進侍講學士。續通鑑綱目成。擢進士。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尙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尋進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濬以真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尙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明年。濬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埽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尙。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

事。帝納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參。濬在位。嘗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計羣吏。恕所奏罷二千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畱九十人。恕爭之不得。求去。太醫院判劉文泰嘗往來濬家。以失職訐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給事中毛瑄。御史宋惠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帝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賜祠於鄉。曰景賢。

朱子學的目錄

卷之上

下學第一

持敬第二

窮理第三

精蘊第四

須看第五

鞭策第六

進德第七

道在第八

天德第九

韋齋第十

卷之下

上達第十一

朱子學的目錄

古者第十二
此學第十三
仁禮第十四
爲治第十五
紀綱第十六
聖人第十七
前輩第十八
斯文第十九
道統第二十

朱子學的卷之上

瓊臺丘 濬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下學第一 總論爲學之道

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

朱子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朱子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又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林擇之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曰。亦須窮理。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

朱子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教。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卻當以敬爲本。

朱子曰。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

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裁做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

朱子曰。爲學先須立志。志旣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朱子曰。學問亦無一超直入之理。亦是銖積寸疊做將去。某是如此辛苦從漸做來。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之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反是。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朱子曰。道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

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麤而論也。須是中外本末。隱顯精麤。一一

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

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

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以上分十七節。

持敬第二涵養須用敬

朱子曰。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自

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

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

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

爲說焉。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

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童蜚卿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無適

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問敬何以用功。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下手工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程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九容九思。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問持敬。朱子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身是在，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閒斷也。明道先生言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好，只此是學。方其無事而存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

也。又云。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朱子曰。未應事接物。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用處教人做工夫。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朱子曰。敬之一字。眞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慾望消治。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伊洛拈出敬字。眞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

或問所謂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此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